

記崇德徐自華、張琴秋姊妹

王 梓 良

一、前言

崇德，清稱石門，是浙江的一個二等縣治，人口僅二十萬餘，而因地當杭縣的運河起點，僅隔德清一縣，所以交通輻輳，不僅昔人常有「過石門」的題咏，即近人呂志伊亦有「鈞天胡此醉，漫空雲鬢舞。遲日淡無光，朔風送寒氣。暮泊石門灣，烟樹昏無既。……慨我生不辰，憂國心如沸。客星據帝座，腥羶非我類。……憑欄髮衝冠，拔刀鬚如蝟。更深眠不得，狂歌聊自慰。」的高歌（註一）由於地理的關係，所以三百年來，呂留良的傳播種族思想，召致清廷的發棺戮屍，停浙江會試的「懲處」，還印行「大義覺迷錄」的措施；陳英士的執業崇德典業，也奮發東遊，歸來主持同盟會上海事務，進而獨立上海，以響應武漢雙十起義的雄圖。

近頃看到傳記文學連記林庚白、林北麗夫婦的文字，（註二），又看到白瑜「有關留俄中山大學」的記載：

十六年三月十八日，中大爲了紀念北平「三一八」慘案，籌備中國革命文物展覽會，事前組織委員會，指派我爲主任，共黨同學張琴秋爲副主任。張爲同學沈澤民之

妻，漂亮人物之一，沈也和我談得不少。皮以書在校以能幹見稱，有似當家嫂子一流，張琴秋則以敏慧、賢淑的小姑子一派……（註三）

使我想起林北麗的母親徐蘊華姊妹，和張琴秋姊妹都是崇德人，雖然一個從事革命，發揮義行；一個誤信叛逆，回頭無從。以這百年來的國家求自強立場言，應該寫出她們的概略；論語子張：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弗喜。」懲前毖後，更應該寫出她們的概略。

二、徐自華姊妹

（一）徐自華，字寄塵，號懺慧，世居崇德城區，少年時隨父宦遊嶺南，故視界、胸襟較一般閩閩女子爲遠大、開朗，惟仍富溫潤賢淑之內含。父親善音律，不慕榮利，悉心教育二女；女亦爾心蕙質，領悟力強，以是其樂融融。宦遊歸來，曾在上海居留。旋應南潯女校之聘，赴潯執教。秋瑾女士來潯，自華留瑾，使任校事，二人縱論家國，親如骨肉，遂結盟爲姊妹。瑾在光緒卅三年成仁，自華聞之，痛不欲生。至是年冬，冒風雪渡錢塘江，於昏夜秉燭入文種山，探得秋柩所在，昇之杭州西湖，買地岳王墳側爲葬。此項冒

險犯難之事，竟出一封建時代之女子，於是義聲震國內外。嬪吳江陳去病；陳曾任教浙江高等學堂，作自我介紹時言：「區區陳去病，在江南薄有文名。」其率真也類此。陳爲清季江南文學團體南社的創始者，任俠慷慨，有策馬中原之志，曾爲 國父任臨時大總統時之秘書，凡告全國父老一般文字，均出其手。其後 國父於廣州遭陳炯明砲擊，乃至病逝北京，亦均隨侍在側，無稍或離。惟陳氏「年未四十，髮星星白，且病瘍，廢一足焉。」（註四）俗所謂跛子是。「往往負氣慷慨，使酒罵座，曾無所畏懼，獨一入家門，不敢露聲響，則母教使之然也。」（註五）陳氏奔走國事，不痛快時就負氣使酒，閨房情趣，了不在意。是以其弟子余其鏞（號十眉，亦南社社友。護法時曾隨師赴粵，任大本營秘書。）嘗聞自華訴苦曰：「你先生夜醉歸來，動不動就使性子。」惟讀陳之徐自華傳：

徐自華者，秋瑾之盟姊也，字寄塵，爲浙江石門人，少承家學，工詩文詞，自號懺慧詞人，著有聽竹樓詩、懺慧詞等行於世，見者咸以爲李易安、朱淑真再世焉。初爲南潯女校教員，會褚輔成亦以瑾來荐，潯校長以徐故却之，瑾聞之心甚不平，徑

偕輔成來謁徐，一見各自傾倒，徒恨相見之晚，由於徐遂留瑾，任校事。……是夏瑾別去之上海，發行中國女報，遂亦辭女校職，一意助理行事。瑾任著述，而徐任其賞，一時女報甚風行也。明年丁未，……同登杭州鳳凰山，弔南宋之故宮，望西湖而隕涕，……徐見瑾太激憤，因微以時機未至諷之，瑾聞默然。復與詣岳王墳，徘徊瞻眺，至日且暮不能去，徐又諷之曰：君詎欲死葬於此乎？瑾太息曰：苟得葬於此，為福多矣。徐曰：君若死，余必為君葬之。……是歲六月，瑾成仁，冬，始冒風雪渡錢塘江，至越中，於昏夜乘炬入文種山，探得其柩所在，昇之杭州西湖，置地岳王墳側葬之，踐宿諾也。踰年戊申，又與去病等密謀結秋社，以繼瑾志，迺為虜所聞，遂有御史常徽，奏請平毀秋墓，窮究其事，於是徐遂走上海，匿跡者逾月，禍雖獲免，而墓竟遭發掘云。……及杭州光復，……徐還杭州，建風雨亭於秋墓故址，以資憑弔。嗣念瑾柩在長沙未葬，因囑去病往迓，卒葬之岳王墓畔。嗚呼！洵可謂一諾千金，不踰其志者矣。爰詳其本末為之傳。……（註六）

亦可謂知己夫妻矣。

至徐之詩、文、詞，已見陳之徐傳。茲摘錄其「返釧記」一文如次；

丁未夏至，予方居父喪，在語溪（即石門）親舍，忽璿卿（秋瑾字）自杭州來，云

：「將返越舉事矣。顧餉絀，將奈何？」予雖心以為危，然義不能阻其行，乃悉傾奩中物納之，曰：「將以贈卿，可乎？」君輒然曰：「感姊厚貽，何以為報？」遽脫雙釧示予曰：「事之成敗未可知，此區區物，昇姊紀念，何如？」予為悚然，顧弗得却，因相與涕泣，以「埋骨西泠」舊約相囑而別。

迨今思之，顯顯若前日事，而璿卿殉國，倏已二十週年矣。悲夫！

戊申以還，予即營墓，建祠湖上；又與秋社同志創設競雄女校於滬，以資紀念。暇勉劬瘁，凡十六年。而君之女公子燦芝，學日有成，英挺明爽，不啻秋俠當年；爰悉以女校事務相委，並舉釧而授之，曰：「此汝母物，亦汝王氏聘禮中物也，而予為之外府。日月已邁，今老且病，不完璧歸趙，將欲奚為？子其寶之，見釧猶見汝母也！」燦芝曰：「諾。」因書其事以為返釧記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季夏，崇德徐自華憮 慧書（註七）

從陳之徐自華傳，更益以自著之「返釧記」，見自華在清末已從事教育，經理女報，在警網中為盟妹遷葬遺體於其素昔嚮往之地，以踐宿諾，更創辦競雄女校，以發揚其未竟之志，實可以風世矣。

（二）徐蘊華，字小淑，隨姊在潯溪女校就讀，因獲識秋女俠瑾，秋亦喜蘊華之聰明穎慧，應對

大方，故認為得意門生。讀秋女俠遺集，有「和徐小淑女弟見贈」：

素箋一幅特相遺，字字簪花見俊姿。麗句天生謝道韞，史才人目漢班姬。愧無秦韞英雄骨，辜負陽春絕妙辭。我欲期君為女傑，黃龍飲罷共吟詩。（註七）

此時蘊華年不過十七八，秋女俠曰「謝道韞」，曰「漢班姬」，又期望其為「女傑」，直欲包括「文詞」「史才」「武勇」三者之最高境界，可謂期望之深且切了。

蘊華濱閩侯林景行，景行字亮奇，號寒碧，民國五年歸自遼東，主持時事新報筆政。因景行為南社社友，與蘊華同社，且同為詩友，因是兩人結為夫婦，一對璧人，可稱天造地設。越年，蘊華懷孕，在醫院生產（即北麗），景行於赴醫院途中，越馬霍路時，為汽車碾斃！汽車主，為西人，然魂返無術，徒呼負負。

蘊華結婚年餘，夫婦均具才貌。時亮奇以共和復活，奔走國事，不遺餘力；宣揚共和之文稿及發佈，往往由其辦理。蘊華從事競雄女校教職，對學生循循善誘；公餘唱酬，雖忙碌而亦愉快無比。惟天妒良緣，遽遭折翼之痛。地方人士關心她的遭遇，勸其離去申江，免睹物思人，並使之主持崇德女校，移情愛為慈愛，轉向天真學子，以造福桑梓。

民國十六年夏，筆者與崇德的楊之春、張漢英同訪蘊華於城郊之縣立農場。那時崇德女校已改為縣立師範講習所，師講所係租賃民房，地處城中，時值暑假，她與女兒北麗偕寓農場；農場

為綠油油之桑園瓜田所統，空氣極佳。時正國民黨成立各縣臨時執行委員會，省會指定漢英為委員；她為常務，新自杭州歸來。那次她精神勃勃云：「玄廬（沈定一字）告：你早點來杭，省黨部的婦女部長是你而不是沈爾喬。革命無階級的，能把崇德的黨務整理上正軌，也就好了。」她大概自北伐軍抵浙，開展黨務，因有共產黨的混入，攪得亂糟糟。現在清黨開始，調整組織，所以精神振奮，談話也特別爽朗。

她在崇德主持黨務期間，確實為這縣城帶來了生氣，雖然只短短四五個月，先後有特別法庭庭長錢西樵（在台去世），農民部長王超凡，中央婦女委員陳綿祥等來縣講話。她女兒北麗（原係單名，叫林蔭。）那時才只十歲，天真活潑，人見人愛，在農場時來客都要捉住她親吻。想不到十年後，和她父親的朋友——同是南社社友，也是詩友的林庚白（在南社時名學衡）結婚，珍珠港事變時在香港遇難，只短短四、五年的共同生活，也和她母親同樣三十不到就遭遇折翼之痛；也和她母親的命運相同，留下了一個失父女孩。蘊華自丈夫遭汽車輾斃，即不再從事吟咏，茲錄她舊作「小窗遣興」一詩如次：

筆牀茶竈又詩筒，安頓生涯且此中，酒爲
抱愁容易醉，畫原寫意不求工。雲開渾似
疑團破，月上真同悟境通。世上子期如有
望，等閒未必棄絲桐。（註九）

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，筆者到杭州沈鈺路她的寓所拜望。她是老了，而精神負擔也特重，一方要給北麗寄給她的外孫女的照顧，一方還

要為她的至友孫雪廬送牢飯——孫是她的忠實黨友，十六年她任常委，孫任組織。這次孫在偽組織中任縣黨部的「常委」而被拘禁在監獄中，她為道義所驅，負責送飯。偽「省黨部」主持人是時維鏞，與蘊華同時為嘉善縣黨部常委，後留學法國，與會仲鳴相熟，遂入汪幕。惟時在戰後仍隱居滬濱，從事絲繭事業，想早與中央有聯繫之故。孫的從事於故鄉，諒亦早有默契。惟戰後初期，社會繁複，一時不得不暫羈縲線也。

現在算來，北麗已是六十餘的老婦，而蘊華若在人世，且年已九十了。

三、張琴秋姊妹

近五十多年來社會的動亂，今日大陸的民不聊生，大半和中國共產黨的為崇有關。現在竹幕打開，已經有人喊出了「向台灣學習」的呼聲，這為崇可說已到了峯迴路轉的起點！最近期的「時代批評」，有周鯨文的「給中共作個檢討總結」說：「共產黨員在未加入共產黨之前，有些理想主義者和熱血青年，自然也有社會的渣滓，如土匪、地痞、二流子等等。但一經入了共產黨，如下染缸一樣，好人不得發揮其長處和理想，壞品質的人正適合了共產黨那一套是非不明的鬥爭哲學。」（註十）就上論點和白瑜的話，且記張琴秋。

（一）張琴秋，原名娥，崇德石灣人。運河沿崇德城西北行，蜿蜒迤邐約十八里是石灣鎮。運河穿過全鎮，將鎮劃分為南北塘，琴秋就在鎮南西岸（還有個藝術家豐子愷，住在同地的煤沙街）。

她在上海大學讀書時，沈澤民在上海大學執教。上海大學是研究社會科學為著的革命學府，于右任、邵元冲、張厲生、黃季陸、劉英士等革命先進都在校中執教或負有名義，學生亦左右派均有。琴秋與澤民由於同區的關係（澤民家住鄞縣烏鎮，相距約四十里。）在居十里洋場之上海，帝國主義之壓迫感甚濃，彼此討論觀感，增進私人情感，遂結成夫婦。澤民為沈雁冰（茅盾）之弟，兄弟倆同為北大預科畢業，筆者於民國十八年在杭州新民路浙江圖書館閱報室，常晤見清黨時曾兩度綁赴刑場，而逞辯得逃一死的一師出身的鄭明德閒談（一次是「鄭」明德誤書為「陳」明德；一次是同為共黨同被捕的曾為嘉興縣婦女部長的夫人，不同綁赴刑場，因加質詢，遂又還押。後為當時任教育部長的一師老師劉大白保釋。），某次他說到澤民：「共產黨當初吸收沈澤民而不吸收沈雁冰，是雁冰考取商務印書館，不久就升任編輯，主編小說月報，共黨認為資本家所用，成為小資產階級。澤民則始終處練習階段，是受壓迫者，階級性高。還有一個原因，澤民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，共黨要爭取這個知識階級的結合，否則就要破壞它，所以會裏面的分子愈多愈好。」惟澤民與琴秋由俄歸來，因國際派得勢，曾任中宣部長，並在「蘇區」主持教育，乃因肺疾不治，於第三次圍剿前病故，年三十六。否則毛澤東的鬥爭國際派，不必等到「文化大革命」時鬥得慘、罵得醜並游街示眾的命運。

琴秋也因失所依附而隨波逐流，不致像王光美般的爬得高、跌得重也。為了查考她在澤民死後的

情形，翻手頭的一九六六年的日本「現代中國人名辭典」五九六頁：

張琴秋，浙江人。參加紅軍大西遷，與中共陳昌浩結婚。抗戰時，在延安陝北公學、女子大學服務，為校長成仿吾及教授孟慶樹之助理。三十八年，與蔡暢、鄧穎超等組織婦人運動，旋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，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，政務院紡織工業部副部長……五十二年九月第三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浙江省代表。（註十）

知她一九六六年還在人世，而婚姻對象已沈死陳繼。在抗戰次年她有信致她的妹妹：「我好懷念故鄉的絲綢。」這正和向警予「在避入法租界時，常到吳寓，……炎夏還著厚布衫，在吳寓洗澡後，吳給她換一薄綢衫，向連呼好舒服。」的情形相同。（註十二）

（二）張苗秋，原名蘭，在杭州出獄後改名一濛；寫得一手流利婉約的好字，加以明眸皓齒，天真活潑，在民十二、三年間，她們一對姊妹，人羨稱爲不櫛進士。民國十五年，她只十七歲，暑期返鄉，也常來往於鄉鎮烏鎮的植材學校，參加革命運動（烏鎮清末處二省三府七縣的交界，故舊諺有「烏鎮北柵頭，有天沒日頭」，言其治理之無章法，而爲各種活動的理想去處。）十六年就和在植材來往的桐鄉縣執行委員徐耀華結婚，滿口新名詞，睥睨一切。清黨之前，地方上被共黨操縱之農會人員與非農會人員尖銳對立，某次在她的家鄉舉行黨員大會，忽四處喊「殺」聲

大起，耀華來鎮指導，知會場秩序不易維持，宣告延期舉行，她從容的保護她的夫婿，避入安全區域。不數日，當局宣布清黨，她的同伴有的被捕；有的則繼續活動。而她並非共黨，不知是不是姊姊琴秋的關係，被捕後一直不敢放她。迨後革命前輩陸志榮（初覺）因被誣入獄，後因鈕永建、錢大鈞之力保，而政局亦已較安定，方始獲釋。陸氏釋出後，乃絡繹爲在監非共黨青年設法。十八年，閻幼甫爲省會警察局長，陸與閻有交誼，乃保苗秋出外，而入警察局局長室爲收發，使其修身養性。惟以苗秋之美艷，頗受單身同事之覬覦，工作半年，又向陸氏訴苦。時其父藍田已去死，故居不能留，陸氏以其年來性格已有轉變，乃偕其辭省會警察局職，歸返嘉興，命辦商民武裝之胡君代爲安排。苗秋與胡本屬在烏鎮舊識，旋賦同居。筆者於二十七年四月，在永康大司巷以嘉興縣行動委員職，助陸氏接待嘉屬義民，分別轉送大後方，苗秋亦在。某晚，她與筆者長談，大要：（一）義民中之上海學生，某也賢，某也不肖，曾以個性分析其趨向。（二）個人遭遇，徐君不幸短壽，即能倖存，在現在大風浪中亦難以支持；胡君在商人圈中太久，氣味難投，故已分離。（三）國家大難，個人事屬渺小之渺小者，自不宜爲個人前途問題籌算。」最後悽然言曰：「最近接姊姊來信，她非常懷念故鄉之絲綢。」

那時陸氏很忙，時在餘姚接運義民，還一度進入游擊區宣慰，不久，我也進入游擊區。聽說苗秋後來混入戲班，任策劃人。後與同班中某女伶結成同性戀，且染上毒癮，自暴自棄，盡情斷

喪。一個男性化的美麗多才的女子，就此如枯葉萎地，不再爲人捉及。

四、餘語

徐氏、張氏姊妹的一生，近一個世紀。徐氏姊妹，在革命史上擱上了一筆彩色。張氏姊妹——尤其是苗秋，只如殞石的一現。她在戰時談她姊姊的來信，想有保留。因爲那時青年的奔赴延安，成爲一股熱流。她這時也想趁這個熱流，去依她的姊姊。而琴秋則是奔波半生，已體認了共產黨的本質，所以講起留戀家鄉的事物婉示不必來西北。但苗秋因苦悶而不自振拔，自陷於毀滅的途徑，反不如崇德另一對姊妹——汪琮、汪珂的退而從事地方教育工作，從容論嫁的過著有意義的生活（自「五四」至十六年的一段期間，反對家長安排的婚嫁，在知識階級成爲風尚。）而汪珂在十六年初期爲縣婦女部長，算是時髦人物，而那時尚未結婚，好在不久清黨開始，受到曾任浙江省立二中校長，後任教育廳長的革命前輩的姑丈計宗型的引導，和姑母汪吟霞的愛護，才能歸真返璞，終身不辱。而琴秋二十七年未鼓勵苗秋的奔赴共區，尙有理由。自己在共區經過一波一波爭權鬥爭中，白瑜氏之哀向微予者：「向如未死，眼見今日的大陸，亦必大哭。」（註十三）來轉哀琴秋，是最恰當的了。

附註

註一：呂志伊「冬夜圍爐」。南社叢選詩選卷六。

註二：樊紹賢「我所知道的林庚白」。傳

記文學三五卷一期。柳無忌「關於女詩人林北麗的一些補充，傳記文學三五卷第二期。

註三：白瑜「黨基旬刊、留俄同學會及其時代性」傳記文學第三一卷第四期。

註四：陳巢南「垂虹亭長傳」，南社叢選文選卷八。

註五：陳巢南「先嗣繼妣沈太君行述」，同前。

註六：陳去病「徐自華傳」，革命人物志第三集。

註七：徐自華「返釧記」，革命先烈先進傳。

註八：秋瑾「和徐小淑女弟見贈」，王燦芝編：秋女俠遺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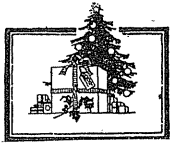
註九：徐蘊華「小窗遺興」，南社叢選詩選卷七。

註十：周鯨文「給中共作個檢討總結」，香港時代批評總期四四八。

註十一：日本霞山會「現代中國人名辭典」。

註十二：白瑜「向敬予楊開慧的側面觀」，傳記文學三五卷第二期。

註十三：同前。



三國人物論續集

糕夢庵 著
定價 四五元

作者繼民國五十八年出版三國人物論第一集後，銷行甚暢，知國人對討論三國人物的文字興趣甚濃，歷久不衰，乃有續作之意。

抑尤有進者，由於常讀古文，益覺我國史書著述謹嚴，且大都可信。尤以三國志一書，記事與立論更一字不苟。思自近世以來，疑古之風大盛，此種懷疑精神，初看似甚科學，實亦頗有商榷之餘地。

蓋古史之作，必求之於文獻；多方搜求參考。文者，先儒之遺文；獻者，故老及賢者。太史公作史記，除博覽群書外，并遠遊四方，訪求故老，言談對話，必有所本，再加判斷選擇，然後筆之於書。史公如此，其他良史著述亦無不然。

因此本書行文時，於取材上力求客觀，然在議論上亦常自抒意見，因不如是，恐難免陷入堆積史實，人云亦云之譏也。且本書仍本「史論之作，識鑒固極重要，然如無真摯之感情貫注其間，亦不能親切動人。」至若動人之處，仍請讀者依照第一集之閱覽心情評賞之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